

【文白对照全译】

智囊全集

冯梦龙等著

第七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译

智囊全集

(第七卷)

冯梦龙等 著

楚水 吴莹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尉繚子

卷一 (3)

天官第一 (3)

制谈第三 (5)

兵谈第二 (4)

战威第四 (8)

卷二 (12)

攻权第五 (12)

武议第八 (16)

守权第六 (14)

将理第九 (20)

十二陵第七 (16)

卷三 (22)

原官第十 (22)

重刑令第十三 (26)

治本第十一 (23)

伍制令第十四 (26)

战权第十二 (25)

分塞令第十五 (27)

卷四 (29)

吏伍令第十六 (29)

将令第十九 (32)

经卒令第十七 (29)

踵军令第二十 (32)

勒卒令第十八 (30)

卷五 (34)

兵教上第二十一 (34)

兵令上第二十三 (38)

兵教下第二十二 (36)

兵令下第二十四 (39)

曹操兵法

简介	(45)
置屯田令	(46)
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	(46)
败军令	(47)
论吏士行能令	(47)
求言令	(48)
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	(48)
选军中典狱令	(49)
举贤勿拘品行令	(49)
船战令	(50)
步战令	(50)
孙子序	(51)
孙子注	(52)
计篇 (52)	九变篇 (71)
作战篇 (55)	行军篇 (74)
谋攻篇 (58)	地形篇 (77)
形篇 (61)	九地篇 (79)
势篇 (63)	火攻篇 (86)
虚实篇 (65)	用间篇 (87)
军争篇 (68)	

诸葛武侯兵法

卷一	(91)
草庐对 (91)	出师表 (95)
为后帝伐魏诏 (92)	后出师表 (97)
请宣大行皇帝遗诏表 (94)	荐吕凯表 (99)
南征表 (95)	弹李严表 (100)

弹李平表 (100)	与张裔书 (110)
弹廖立表 (100)	与张裔蒋琬书 (111)
又弹廖立表 (101)	又与张裔蒋琬书 (111)
公文上尚书 (101)	又与张裔蒋琬书 (111)
上言追尊甘夫人为 昭烈皇后 (102)	与蒋琬、董允书 (112)
上事表 (103)	与孟达论李严书 (112)
祁山表 (103)	与孟达书 (112)
表 (104)	与步骘书 (112)
举蒋琬密表 (104)	与陆逊书 (113)
自表后主 (104)	与孙权书 (113)
街亭自贬疏 (104)	又与孙权书 (113)
正议 (105)	答司马懿书 (113)
绝盟好议 (106)	与兄瑾论“白帝兵”书 (114)
上先帝书 (107)	与兄瑾言赵云烧赤崖阁道书 (114)
为法正答或问书 (107)	与兄瑾言大水赤崖桥阁悉坏书 (114)
答法正书 (107)	与兄瑾言治绥阳谷书 (114)
答关羽书 (108)	与兄瑾论陈震书 (115)
与杜微书 (108)	与兄瑾言孙松书 (115)
答杜微书 (109)	与兄瑾言殷礼书 (115)
答李恢书 (109)	与兄瑾言子乔书 (115)
与刘巴书 (109)	与兄瑾言子瞻书 (115)
与刘巴论张飞书 (109)	诫子书 (116)
答李严书 (110)	又诫子书 (116)
又与李严书 (110)	诫外生书 (116)
与张鲁书 (110)	

卷二 (118)

答蒋琬教 (118)	又与群下教 (120)
与李丰教 (118)	与参军掾属教 (120)
与张裔教 (119)	劝将士勤攻己阙教 (121)
黜来敏教 (119)	教 (121)
称姚 仙教 (119)	教 (121)
与群下教 (120)	转教 (122)

南征教 (122)	作木牛流马法 (131)
作斧教 (122)	八阵图法 (132)
作匕首教 (122)	朝发南郑戍 (132)
作钢铠教 (122)	师徒远涉帖 (133)
贼骑来教 (123)	汉嘉金书 (133)
军令 (一) (123)	论交 (133)
军令 (二) (123)	论光武 (133)
军令 (三) (123)	论诸子 (135)
军令 (四) (124)	论让夺 (136)
军令 (五) (124)	论黄忠 (136)
军令 (六) (124)	论荐刘巴 (136)
军令 (七) (124)	论斩马谡 (136)
军令 (八) (125)	论来敏 (137)
军令 (九) (125)	称许靖 (137)
军令 (十) (125)	称庞统、廖立 (137)
军令 (十一) (125)	称蒋琬 (137)
军令 (十二) (125)	又称蒋琬 (137)
军令 (十三) (126)	称董厥 (138)
军令 (十四) (126)	称殷礼 (138)
军令 (十五) (126)	答惜赦 (138)
兵法 (126)	答姜维 (138)
兵法秘诀 (127)	谕参佐停更 (138)
兵要 (一) (128)	谕谏 (139)
兵要 (二) (128)	谢贺者 (139)
兵要 (三) (129)	司马季主墓碑铭 (139)
兵要 (四) (130)	黄陵庙记 (140)
兵要 (五) (130)	梁甫吟 (140)
兵要 (六) (130)	杂言 (141)
兵要 (七) (130)	算计 (141)
兵要 (八) (131)	二十八宿分野 (141)
兵要 (九) (131)	阴符经序 (144)
兵要 (十) (131)	阴符经注 (145)

治国第一 (146)
君臣第二 (147)
视听第三 (148)
纳言第四 (149)
察疑第五 (149)
治人第六 (151)
举措第七 (153)
考黜第八 (154)

治军第九 (156)
赏罚第十 (160)
喜怒第十一 (162)
治乱第十二 (163)
教令第十三 (163)
斩断第十四 (165)
思虑第十五 (167)
阴察第十六 (168)

卷四 将苑 (170)

- | | |
|--------------|--------------|
| 一、兵权 (170) | 二十六、兵势 (183) |
| 二、逐恶 (170) | 二十七、胜败 (183) |
| 三、知人性 (171) | 二十八、假权 (184) |
| 四、将材 (171) | 二十九、哀死 (184) |
| 五、将器 (172) | 三十、三宾 (184) |
| 六、将弊 (173) | 三十一、后应 (185) |
| 七、将志 (173) | 三十二、便利 (185) |
| 八、将善 (173) | 三十三、应机 (186) |
| 九、将刚 (174) | 三十四、揣能 (186) |
| 十、将骄 (174) | 三十五、轻战 (186) |
| 十一、将强 (174) | 三十六、地势 (187) |
| 十二、出师 (175) | 三十七、情势 (187) |
| 十三、择材 (176) | 三十八、击势 (187) |
| 十四、智用 (176) | 三十九、整师 (188) |
| 十五、不陈 (176) | 四十、厉士 (188) |
| 十六、将诫 (177) | 四十一、自勉 (189) |
| 十七、戒备 (178) | 四十二、战道 (189) |
| 十八、习练 (179) | 四十三、和人 (190) |
| 十九、军蠹 (179) | 四十四、察情 (190) |
| 二十、腹心 (180) | 四十五、将情 (191) |
| 二十一、谨候 (180) | 四十六、威令 (191) |
| 二十二、机形 (181) | 四十七、东夷 (191) |
| 二十三、重刑 (181) | 四十八、南蛮 (192) |
| 二十四、善将 (182) | 四十九、西戎 (192) |
| 二十五、审因 (182) | 五十、北狄 (192) |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卷上	(197)
卷中	(213)
卷下	(227)

握奇经

握奇经	(241)
附：八阵总述	(244)

匹陈赞 (244)	虎翼 (246)
天陈赞 (244)	奇兵赞 (246)
地陈赞 (244)	合而为一 离而为八 (247)
风陈赞 (245)	游军 (247)
云陈赞 (245)	金革 (247)
飞龙 (245)	鞞鼓 (248)
翔鸟 (246)	麾角 (248)
蛇蟠 (246)	兵体 (248)

尉繚子

〔秦〕尉 繚 撰

卷一

天官第一

【原文】 梁惠王问尉繚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战百胜，有之乎？”

尉繚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

按《天官》曰：‘背水陈为绝地，向阪陈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水向山阪而陈，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商，岂纣不得天官之陈哉！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时，人事而已。”

【译文】 梁惠王问尉繚子说：“黄帝依靠‘刑德’，可以百战百胜，有这样的事情吗？”

尉繚子回答说：“‘刑’是讲讨伐敌人的，‘德’是讲治理国家的，而不是讲所谓的天文星象、时日、阴阳向背之类东西的。黄帝所指的，只不过是人的作用和力量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现在有一座城，从东西两面进攻无法攻克，从南北两面进攻也无法攻克，这四个方向难道都没有顺应的时辰可以利用的吗？然而，之所以不能攻取的原因，是由于城墙高，护城河深，守军的器械齐备，粮食钱财积蓄充足，将士们齐心协力。如果城墙低，护城河浅，防守力量薄弱，就能攻克了。由此看来，天象、时日不如人的作用大。”

《天官》一书说：‘背水布阵就是把士兵置于死地，向着山坡列阵就等于将军队置于无用武之地。’但周武王征讨商纣王时，就是背着济水（应为清水）向着山坡列阵的，结果却以二万二千五百人攻破纣王的数十万大军，灭掉了商朝，难道商纣王就不懂得《天官》一书所讲的阵法吗？楚国的将领公子心率军与齐国人作战时，天空中出现了彗星，彗星的把柄在齐国一方。按

照天文星象家的说法，彗柄所在的一方必能取胜，因而是不可轻率攻打的。公子心说：‘彗星会知道什么呢！根据彗柄的所在与人交战，本来就应当把彗柄倒过去打才能取胜。’第二天楚军与齐军接战，将齐军打得落花流水。黄帝说：‘先去求神求鬼，不如先考虑自己的智谋如何。’我看所谓的天象，只不过是人的作用罢了。”

兵谈第二

【原文】 量土地肥硇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战胜于外，福生于内。胜福相应，犹合符节，无异故也。

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故开之，大不窕，小不恢。

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轂，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陈而胜者，将胜也。

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

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夫心狂、目盲、耳聋，以三悖率人者，难矣。

兵之所及，羊肠亦胜，锯齿亦胜；缘山亦胜，入谷亦胜；方亦胜，圆亦胜。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轻者如炮如燔，如垣压之，如云覆之，令之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总木，弩如羊角，人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决而去。

【译文】 要根据土地的肥硇情况修建城邑。建城要与地形地势情况相适应，地池的大小要与人口的多少相适应，人口的多少要与粮食的供应相适应。这三者都相适应了，对内就可以固守国土，对外就可以战胜敌人。对外打了胜仗，就能使国内得到福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符节相合，没有任何的差异。

善于用兵打仗的人，用起兵来就象深藏于大地之下那么秘密，就象隐蔽于九天之上那样不可捉摸，丝毫也不露形迹，使敌人莫测虚实。所以在作战时，大的方面不露破绽，小的方面不露形迹。一定要严禁逃避农战的行为，清除一切不合情理的政策，将国家治理好，使得流离失所的老百姓重新安居乐业，荒芜的土地再次得到开发利用。土地辽阔而且能充分地利用，国家就必定会富强；百姓众多而且能守法制，国家就必定会安定。富足而又和平安定的国家，不必厉兵秣马，兴师动众，就足以威服天下。所以说，战争胜利

的关键就在于朝廷正确的政治、军事决策。不战而胜乃是国君决策的胜利。通过开兵布阵而取得胜利，乃是将领指挥的胜利。

出兵打仗不可意气用事，在一怒之下就愤然举兵，而是应当审时度势，看到有取胜的把握就出兵，没有取胜的把握就按兵不动。敌人在一百里以内，就不能只作出兵一天便取胜的打算。敌人在千里之内，就不能只作出兵一月便取胜的打算。四海之内都是敌人，就不能只作出兵一年便取胜的打算。

作为将领，上不受天时气象的制约，中不受君主的制约，下不受地理条件的制约。心胸一定要开阔，绝不能被敌人所激怒；同时还要廉洁奉公，绝不可贪图钱财。狂妄自大，看不到实际情况，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具有这三种缺点的人统兵打仗，实在是太难了。

军队所到达的地方，在山间的羊肠小道上也能取胜，在犬牙交错的复杂地形上也能取胜；攀登高山也能取胜，深入峡谷也能取胜；攻打方阵也能取胜，攻打圆阵也能取胜。重兵进击时，就像高山密林那样稳重有序，像长江黄河那样势不可挡；轻兵进击，就像猛火焚烧那样迅急，像江河决堤那样势如破竹，像高墙倒塌那样令人躲闪不及，像乌云盖顶那样笼罩一切。令敌人合不能分，分不能合；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我军刀枪林立，弓弩无数，将士们个个斗志昂扬，心雄胆壮，毫无疑虑，威武果敢地冲锋陷阵。

制谈第三

【原文】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陈，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

古者，士有什伍，车有偏列。鼓鸣旗麾，先登者未常（尝）非多力国士也，先死者亦未尝非多力国士也。损敌一人而损我百人，此资敌而伤我甚焉，世将不能禁；征役分军而逃归，或临战自北，则逃伤甚焉，世将不能禁。杀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杀人于五十步之内者矛戟也。将已鼓，而士卒相噉，拗矢、折矛、抱戟，利后发。战有此数者，内自败也，世将不能禁；士失什伍，车失偏列，奇兵捐将而走，大众亦走，世将不能禁。夫将能禁此四者，则高山陵之，深水绝之，坚陈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犹亡舟楫绝江河，不可得也。

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今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马，万人一将，以少诛众，以弱诛强。试听臣言其术，足使三军之众，诛一人无失刑。父不敢舍

子，子不敢舍父，况国人乎？

一贼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何则？必死与必生，固不侔也。听臣之术，足使三军之众为一死贼，莫敢当其前，莫敢随其后，而能独出独入焉。独出独入者，王霸之兵也。

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武子也。今天下诸国士，所率无不及二十万之众者，然不能济功名者，不明乎禁舍开塞也。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故曰：便吾器用，养吾武勇，发之如鸟击，如赴千仞之溪。

今国被患者，以重宝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为十万，其实不过数万尔。其兵来者，无不谓其将曰：无为天下先战。其实不可得而战也。

量吾境内之民，无伍莫能正矣。经制十万之众，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战不胜、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内自致也。天下诸国助我战，犹良驥駉之馱，彼弩马鬻兴角逐，何能绍吾气哉！

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故曰：发号出令，信行国内。民言有可以胜敌者，毋许其空言，必试其能战也。

视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内有其贤者也。不能内有其贤，而欲有天下，必覆军杀将。如此，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由国中之制弊矣。

【译文】 凡是军队，必须首先确立法制。首先确立法制，就能使部队整齐统一；部队整齐统一，就可以使法纪严明；号令所指，百人都能奋力杀敌；阵势打乱了，千人都能奋勇杀敌；在覆军杀将、形势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万人都能齐心杀敌。这样的军队，才可以无敌于天下。

古时候，士卒有什伍的编制，战车有编列的编制（二十五乘或十五乘为编，五编为列）。指挥战斗的旗鼓号令一下，抢先登上城墙的，未尝不是为国尽力的勇士，最先战死的，也未尝不是为国捐躯的勇士。但是，只凭匹夫之勇，杀敌一人，而自己伤亡百人，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而严重地削弱自己的力量，可现在的一般将领无法制止这种局面。士兵刚刚被征入伍就有人逃走，或者临战时有士兵自行溃败，就会造成更加严重的逃散和伤亡，现在的一般将领无法制止这种局面。能在一百步以外杀伤敌人的兵器是弓箭，能在五十步以内杀伤敌人的兵器是矛和戟。将领已经击鼓命令进攻，而士卒们却在互相吵闹，或者折箭、断矛、拖戟，只想走在别人后面。在出兵打仗时出现了这几种情况，就是军队内部不战自败，可现在的将领无法制止这种局

面。士兵的队伍很散乱，战车的编队很散乱，负责奇袭的部队弃将逃走，主力部队也跟着溃逃，可现在的将领无法制止这种局面。如果将领能够制止这四种情况，那么高山可以跨越，深水可以渡过，坚阵可以攻破。如果不能制止这几种情况，要想打胜仗就像没有舟船却想渡过江河一样，是不可能办到的（古代交通手段相当落后，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

士兵并不是喜欢死而厌恶生，只是号令严明，法制严密，才使得他们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事先申明赏罚制度，事后严格地一一予以兑现，这样出兵就能胜利，交战就能建立功勋。现在的军制是，一百人设一卒长，一千人设一司马，一万人设一将军，这是以少治众，以弱治强。请您听我谈谈控制的办法，这种办法完全可以使全军不会错办一个人的罪过，这样，父亲不敢包庇儿子，儿子也不敢包庇父亲，何况一般的平民呢？

一个亡命徒持剑行凶于集市，所有的人都纷纷躲避，我认为并不是唯有亡命徒一人勇敢，其它的人都不如他。为什么呢？因为生死的决心和态度，本来就是很不相同的。如果采用我的办法，完全可以使三军之众都像那个不怕死的亡命徒一样，谁也不敢在前面阻挡，谁也不敢在后面尾追，这样就可以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了。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的军队，就是称王称霸的军队。

能统率十万军队而无敌于天下的人是谁呢？是齐桓公。能统率七万人马而无敌于天下的人是谁呢？是吴起。能统率三万人马而无敌于天下的人是谁呢？是孙武。现在天下各国的大将，所统率的人马没有不达到二十万的，可是却不能成就功名，其原因就在于不明白哪些事情是应当禁止的，哪些事情是应当提倡的。明白了这些道理，那么一个人能战胜敌人，用十个人取得的战果也是同样；用十个人能战胜敌人，用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人所取得的战果也是同样。所以说，使我军将士的武器装备不断改善，培养我军将士的勇敢战斗精神，在发动进攻时就能像雄鹰捕食一样迅猛异常，又像千仞瀑布飞流直下一样势不可挡。

现在国家遭到攻击时，就用大量的财宝送礼，让自己的爱子去作人质，并且割让大片的土地，而得到的天下各国的援兵，号称十万，其实不过数万，各国所派来的援兵，无不对其将领说：“不要抢在别国之前出战。”实际上，被援国是不可能得到真诚的援助从而战胜敌人的。

再加上我国的民众没有得到很好的组织和训练，无法用以抵御外国的侵略；借来的十万援兵，我们必须供给他们军粮、军衣等，但是打起仗来不能击败敌人，又不能守如泰山，这不是老百姓的过错，而是自己内部的失策招致的。天下各诸侯国派兵支援我们作战，敌人就像是千里骏马那样在前面奔驰，而援兵则像是劣马那样竖着鬃毛在追逐，这怎么能补充我军的气势呢？

我们要选择天下的有用之物为自己所用，我们要选取天下最好的制度来制订自己的制度，修明我们的号令，严格我们的赏罚，使国家的民众不努力耕作就没有饭吃，不上战场杀敌就得不到爵位。如果能使百姓们争相务农和作战，那么我们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所以说，发号施令一定要取信于国内的亿万民众。如果有人说他可以克敌制胜，我们千万不要轻信他的空谈，必须考察他是否果真能打胜仗。

看到别人的土地而加以占领，瓜分别人的民众而实施统治，就必须能容纳任用他们中贤能的人。如果不能容纳被占领国家的贤能人士，却想兼并天下，就必定会落得个损兵折将的下场。这样，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可国家却更加衰弱；虽然占有了别国的土地，可国家却越来越贫穷。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国内的制度有弊端啊。

战威第四

【原文】 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堙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王侯知此，所以三胜者，毕矣。

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二曰受命之论；三曰逾垠之论；四曰深沟高垒之论；五曰举陈加刑之论。此五者，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

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夺者心之机也。令者一众心也。众不审，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故令之法，小过无更，小疑无申。事所以待众力也，不审所动则数变，数变则事虽起，众不安也。动事之法，虽有小过毋更，小难毋戚。故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

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

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营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助，死生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

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

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三者先王之本务也。本务者，兵最急，故先王专于兵有五焉：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备用不便则力不壮，刑赏不中则众不畏。务此五者，静能守其所固，动能成其所欲。

夫以居攻出，则居欲重，阵欲坚，发欲毕，斗欲齐。

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所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故曰：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获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

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

【译文】 凡用兵，有的靠谋略取胜，有的靠军威取胜，有的靠战斗交锋取胜。讲求军事，研究敌情，使得敌人丧失斗志，军心瓦解，虽然形式完整却不能用来作战，这就是以谋略取胜。详审法制，明确赏罚，完善武器装备，使军民们有高昂的求战情绪和必胜信心，这就是以军威取胜。攻破敌军杀其将帅，登上敌城发动机弩，击溃敌人夺取其土地，最后凯旋而归，这就是以战斗交锋取胜。国君只要懂得了这三种之所以能取胜的办法，就算是完全掌握了战争的权谋。

将领之所以能打仗，靠的是士兵；士兵之所以能英勇战斗，靠的是士气。士气旺盛就可以和敌人战斗，士气丧失就会遭到失败。没有出兵征讨，没有经过战场厮杀，却能够先行战胜敌人的，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朝廷的正确决策，高敌一筹；二是选拔能够胜任的良将；三是部队经过严格的训练，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四是有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五是士兵有出征讨伐、艰苦搏杀的决心。这五个方面，都是要求先全面深入地分析研究敌情，然后选择有利的战机采取行动，这样才能避实击虚，使敌人丧失斗志，从而取得胜利。

善于用兵的人，能够战胜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战胜。战胜敌人，关键在于心灵机智，腹有良谋，号令是用来统一众人思想的，如果大家还没有弄明白命令的含意就多次变更，多次变更则命令虽然下达，可众人也不会相信了。所以，下达命令的准则是，即使有小的错误也不更改，即使有小的疑惑也不再重申。办任何事情都要依靠众人的力量，众人不明白所办的事情就多次变更，变更多了，办起事来，大家就不会安心。办事的方法是，即使有小的过